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

话说牛玉圃看见牛浦跌在水里，不成模样，叫小厮叫轿子先送他回去。牛浦到了下处，惹了一肚子的气，把嘴骨都着坐在那里天二评：自己不当心出了丑，骨都着嘴恨谁。坐了一会，寻了一双干鞋袜换了，道士来问可曾吃饭，又不好说是没有，只得说吃了，足足的饿了半天。牛玉圃在万家吃酒，直到更把天才回来，上楼又把牛浦数说了一顿，牛浦不敢回言，彼此住下。

次日，一天无事。第三日，万家又有人来请，牛玉圃吩咐牛浦看着下处，自己坐轿子去了。牛浦同道士吃了早饭，道士道：“我要到旧城里木兰院一个师兄家走走，牛相公，你在家里坐着罢。”牛浦道：“我在家有甚事，不如也同你去顽顽。”当下锁了门，同道士一直进了旧城，一个茶馆内坐下。茶馆里送上一壶干烘茶[[1]](#footnote-1)，一碟透糖[[2]](#footnote-2)，一碟梅豆[[3]](#footnote-3)上来。吃着，道士问道：“牛相公，你这位令叔祖可是亲房的？一向他老人家在这里，不见你相公来。”牛浦道：“也是路上遇着，叙起来联宗的。我一向在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天二评：谁问你来。那董老爷好不好客！记得我一初到他那里时候，才送了帖子进去，他就连忙叫两个差人出来请我的轿。我不曾坐轿，却骑的是个驴，我要下驴，差人不肯，两个人牵了我的驴头，一路走上去；走到暖阁上，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齐评：真是形容毕肖。天二评：要命。黄评：亏他凭空说谎，描写得逼真，以此作诗诗必佳矣。董老爷已是开了宅门，自己迎了出来，同我手搀着手，走了进去，留我住了二十多天。我要辞他回来，他送我十七两四钱五分细丝银子，送我出到大堂上，看着我骑上了驴，口里说道：‘你别处若是得意，就罢了；若不得意，再来寻我。’这样人真是难得，我如今还要到他那里去。黄评：做贼人谎也不会说，意欲吓道士而所言皆不足以吓之，不如乃祖多矣。道士道：“这位老爷，果然就难得了！”牛浦道：“我这东家万雪斋老爷，他是甚么前程？将来几时有官做？”道士鼻子里笑了一声道：“万家！只好你令叔祖敬重他罢了！若说做官，只怕纱帽满天飞，飞到他头上，还有人摭[[4]](#footnote-4)了他的去哩！天二评：如王义安方巾。牛浦道：“这又奇了！他又不是娼优隶卒，为甚那纱帽飞到他头上还有人挝了去？”道士道：“你不知道他的出身么？我说与你。你却不可说出来齐评：此语最是好笑，然天下人都犯此病。万家他自小是我们这河下万有旗程家的书童[[5]](#footnote-5)，自小跟在书房伴读，他主子程明卿见他聪明，到十八九岁上就叫他做小司客。”牛浦道：“怎么样叫做小司客？”道士道：“我们这里盐商人家，比如托一个朋友在司上[[6]](#footnote-6)行走，替他会官、拜客，每年几百银子辛俸[[7]](#footnote-7)，这叫做‘大司客’；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，打发一个家人去打听料理，这就叫做‘小司客’了。他做小司客的时候，极其停当，每年聚几两银子，先带小货[[8]](#footnote-8)，后来就弄窝子[[9]](#footnote-9)。不想他时运好，那几年窝价陡长，他就寻了四五万银子，便赎了身出来，买了这所房子，自己行盐，生意又好，就发起十几万来。万有旗程家已经折了本钱，回徽州去了，所以没人说他这件事。去年万家娶媳妇，他媳妇也是个翰林的女儿黄评：好翰林。万家费了几千两银子娶进来，那日大吹大打，执事灯笼就摆了半街，好不热闹！到第三日，亲家要上门做朝[[10]](#footnote-10)，家里就唱戏，摆酒，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轿子抬了来，坐在他那厅房里。万家走了出来，就由不的自己跪着，作了几个揖，当时兑了一万两银子出来，才[[11]](#footnote-11)的去了，不曾破相。”正说着，木兰院里走出两个道士来，把这道士约了去吃斋，道士告别去了。

牛浦自己吃了几杯茶，走回下处来。进了子午宫，只见牛玉圃已经回来，坐在楼底下，桌上摆着几封大银子，楼门还锁着。牛玉圃见牛浦进来，叫他快开了楼门，把银子搬上楼去，抱怨牛浦道：“适才我叫看着下处，你为甚么街上去胡撞！”牛浦道：“适才我站在门口，遇见敝县的二公在门口过黄评：空中楼阁，随嘴流出谎来。他见我就下了轿子，说道：‘许久不见’，要拉到船上谈谈，故此去了一会。”牛玉圃见他会官，就不说他不是了齐评：自是如此。因问道：“你这位二公姓甚么？天二评：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，不希罕一个二公。牛浦道：“他姓李，是北直人。——便是这李二公，也知道叔公。天二评：此句填魇门要紧。牛玉圃道：“他们在官场中，自然是闻我的名的。”牛浦道：“他说也认得万雪斋先生。”牛玉圃道：“雪斋也是交满天下的。”因指着这个银子道：“这就是雪斋家拿来的。因他第七位如夫人有病，医生说是寒症，药里要用一个‘雪虾蟆’[[12]](#footnote-12)，在扬州出了几百银子也没处买，听见说苏州还寻的出来，他拿三百两银子托我去买。我没的功夫，已在他跟前举荐了你，你如今去走一走罢，还可以赚的几两银子。”牛浦不敢违拗。当夜牛玉圃买了一只鸡和些酒，替他饯行，在楼上吃着。牛浦道：“方才有一句话正要向叔公说，是敝县李二公说的。天二评：老牛收着一小牛，将为己用，故全用�[滂使之畏服。及大观楼一闹，略已窥见底里。及至万家又因出丑被斥忍饿一日，心怀忿忿。而老牛所满口恭维之万雪斋又为道士说破。遂有心戏弄老牛，以报宿恨。老牛不知，入其彀中。蜂虿有毒，可不慎诸。牛玉圃道：“甚么话？”牛浦道：“万雪斋先生算同叔公是极好的了，但只是笔墨相与，他家银钱大事，还不肯相托。李二公说，他生平有一个心腹的朋友，叔公如今只要说同这个人相好，他就诸事放心，一切都托叔公，不但叔公发财，连我做侄孙的将来都有日子过。黄评：动之以利，使之必上此当。牛玉圃道：“他心腹朋友是那一个？”牛浦道：“是徽州程明卿先生。”牛玉圃笑道：“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天二评：又是二十年拜盟朋友。此语老牛平时说惯。黄评：莫又是乌龟。我怎么不认的。我知道了。黄评：你正好不知道。吃完了酒，各自睡下。次日，牛浦带着银子，告辞叔公，上船往苏州去了。

次日，万家又来请酒，牛玉圃坐轿子去。到了万家，先有两位盐商坐在那里：一个姓顾，一个姓汪。相见作过了揖，那两个盐商说都是亲戚，不肯僭牛玉圃的坐，让牛玉圃坐在首席。吃过了茶，先讲了些窝子长跌的话，抬上席来，两位一桌。奉过酒，头一碗上的“冬虫夏草”[[13]](#footnote-13)齐评：这是药料，却当菜吃。盐呆好奇之过。黄评：吃新奇药，用新奇菜，盐商恶俗。万雪斋请诸位吃着，说道：“像这样东西，也是外方来的，我们扬州城里偏生多。一个‘雪虾蟆’，就偏生寻不出来！”顾盐商道：“还不曾寻着么？”万雪斋道：“正是；扬州没有，昨日才托玉翁令侄孙到苏州寻去了。”汪盐商道：“这样希奇东西，苏州也未必有，只怕还要到我们徽州旧家人家寻去，或者寻出来。”万雪斋道：“这话不错，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。齐评：宛然徽州朝奉口气。顾盐商道：“不但东西出的好，就是人物也出在我们徽州。天二评：刚凑上去。牛玉圃忽然想起齐评：倒运了。问道：“雪翁，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么？”万雪斋听了，脸就绯红，一句也答不出来。牛玉圃道：“这是我拜盟的好弟兄，前日还有书子与我天二评：还要足两句。说不日就要到扬州，少不的要与雪翁叙一叙。”万雪斋气的两手冰冷，总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齐评：老牛尚不觉得，何其笨也。黄评：绝倒，小牛恶甚，老牛笨甚。顾盐商道：“玉翁，自古‘相交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’！我们今日且吃酒，那些旧话也不必谈他罢了。”当晚勉强终席，各自散去。牛玉圃回到下处，几天不见万家来请。那日在楼上睡中觉黄评：真在梦中。一觉醒来，长随拿封书子上来，说道：“这是河下万老爷家送来的，不等回书去了。”牛玉圃拆开来看：

刻下仪征王汉策舍亲令堂太亲母七十大寿，欲求先生做寿文一篇，并求大笔书写，望即命驾往伊处。至嘱！至嘱！

牛玉圃看了这话，便叫长随叫了一只草上飞[[14]](#footnote-14)，往仪征去。当晚上船，次早到丑坝上岸，在米店内问王汉策老爷家。米店人说道：“是做埠头[[15]](#footnote-15)的王汉家黄评：“做埠头”，当是小司客亲戚。他在法云街朝东的一个新门楼子里面住。”牛玉圃走到王家，一直进去，见三间敞厅，厅中间椅子上亮着[[16]](#footnote-16)一幅一幅的金字寿文[[17]](#footnote-17)；左边窗子口一张长桌，一个秀才低着头在那里写；见牛玉圃进厅，丢下笔，走了过来。牛玉圃见他穿着茧绸直裰，胸前油了一块，就吃了一惊黄评：冤家路儿窄。那秀才认得牛玉圃，说道：“你就是大观楼同乌龟一桌吃饭的齐评：倒运之时无处不遇冤家。今日又来这里做甚么？”牛玉圃上前同他吵闹，王汉策从里面走出来，向那秀才道：“先生请坐，这个不与你相干。”那秀才自在那边坐了。王汉策同牛玉圃拱一拱手，也不作揖，彼此坐下，问道：“尊驾就是号玉圃的么？”牛玉圃道：“正是。”王汉策道：“我这里就是万府下店[[18]](#footnote-18)。雪翁昨日有书子来，说尊驾为人不甚端方，又好结交匪类天二评：同乌龟一桌吃饭。黄评：“结交匪类”却有凭据。自今以后，不敢劳尊了。”因向帐房里称出一两银子来递与他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留了，你请尊便罢！”牛玉圃大怒，说道：“我那希罕这一两银子！我自去和万雪斋说！”把银子掼在椅子上。王汉策道：“你既不要，我也不强，我倒劝你不要到雪斋家去，雪斋也不能会！”牛玉圃气忿忿的走了出去。王汉策道：“恕不送了。”把手一拱，走了进去。

牛玉圃只得带着长随在丑坝寻一个饭店住下，口口声声只念着：“万雪斋这狗头，如此可恶！”走堂的笑道：“万雪斋老爷是极肯相与人的，除非你说出他程家那话头来，才不尴尬。”说罢，走过去了。牛玉圃听在耳朵里，忙叫长随去问那走堂的，走堂的方如此这般说出：“他是程明卿家管家，最怕人揭挑他这个事；你必定说出来，他才恼的。”长随把这个话回覆了牛玉圃，牛玉圃才省悟道：“罢了！我上了这小畜生的当了！黄评：大畜上了小畜当。当下住了一夜，次日，叫船到苏州去寻牛浦。上船之后，盘缠不足，长随又辞去了两个，只剩两个粗夯汉子跟着，一直来到苏州，找在虎邱药材行内。牛浦正坐在那里齐评：牛浦既作弄了玉翁，如何还到苏州？亦是笨贼，然亦不料其即日穿破耳。见牛玉圃到，迎了出来黄评：或问，小牛拿着三百两头何以不走？曰：不敢也，目睹万家之富，老牛之阔，不虑追捕乎？特是哄得老牛上了当如何甘心，以后何以见面，全不虑及。此则贼智之疏也。说道：“叔公来了。”牛玉圃道：“‘雪虾蟆’可曾有？”牛浦道：“还不曾有。”牛玉圃道：“近日镇江有一个人家有了，快把银子拿来同着买去。我的船就在阊门外。”当下押着他拿了银子同上了船，一路不说出。走了几天，到了龙袍洲地方，是个没人烟的所在；是日，吃了早饭，牛玉圃圆睁两眼，大怒道：“你可晓的我要打你哩！天二评：发端奇妙。牛浦吓慌了道：“做孙子的又不曾得罪叔公，为甚么要打我呢？”牛玉圃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！你弄的好乾坤哩！黄评：小畜拿着银子不敢走，大畜看不出万盐商神气，真是两条蠢牛。然大畜尚有银子。潘世恩评：幸有此牛浦郎，得见盐商局面。当下不由分说，叫两个夯汉把牛浦衣裳剥尽了，帽子鞋袜都不留，拿绳子捆起来，臭打了一顿，抬着往岸上一掼，他那一只船就扯起篷来去了。

牛浦被他掼的发昏，又掼倒在一个粪窖子跟前，滚一滚就要滚到粪窖子里面去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动也不敢动黄评：问你可没良心了。过了半日，只见江里又来了一只船。那船到岸就住了，一个客人走上来粪窖子里面出恭，牛浦喊他救命天二评：牛浦曰：若彼其濯濯也，客亦曰：若彼其濯濯也。那客人道：“你是何等样人？被甚人剥了衣裳，捆倒在此？”牛浦道：“老爹，我是芜湖县的一个秀才齐评：从此就做定秀才矣。天二评：在粪窖子边还能说谎。因安东县董老爷请我去做馆，路上遇见强盗黄评：性命在须臾仍要说谎。把我的衣裳行李都打劫去了，只饶的一命在此。我是落难的人，求老爹救我一救！”那客人惊道：“你果然是安东县董老爷衙门里去的么？我就是安东县人黄评：巧，省文也。我如今替你解了绳子。”看见他精赤条条，不像模样，因说道：“相公且站着，我到船上取个衣帽鞋袜来与你穿着，好上船去。”当下果然到船上取了一件布衣服，一双鞋，一顶瓦楞帽，与他穿戴起来，说道：“这帽子不是你相公戴的，如今且权戴着，到前热闹所在再买方巾罢。黄评：正是他戴的。牛浦穿了衣服，下跪谢那客人。扶了起来，同到船里，满船客人听了这话，都吃一惊，问：“这位相公尊姓？”牛浦道：“我姓牛。”因拜问：“这位恩人尊姓？”那客人道：“在下姓黄，就是安东县人，家里做个小生意，是戏子行头经纪黄评：将出鲍文卿，先露一句戏班添行头。前日因往南京去替他们班里人买些添的行头，从这里过，不想无意中救了这一位相公。你既是到董老爷衙门里去的，且同我到安东，在舍下住着，整理些衣服，再往衙门里去。”牛浦深谢了，从这日就吃这客人的饭黄评：偏有如此奇遇。

此时天气甚热，牛浦被剥了衣服，在日头下捆了半日，又受了粪窖子里薰蒸的热气，一到船上，就害起痢疾来。那痢疾又是禁口痢，里急后重，一天到晚都痢不清，只得坐在船尾上，两手抓着船板由他痾。痾到三四天，就像一个活鬼。身上打的又发疼，大腿在船沿坐成两条沟天二评：此亦足稍惩其忘本之罪。黄评：无良之报。只听得舱内客人悄悄商议道：“这个人料想是不好了，如今还是趁他有口气送上去；若死了，就费力了。”那位黄客人不肯。他痾到第五天上，忽然鼻子里闻见一阵绿豆香天二评：命不该绝。人救之，天启之。向船家道：“我想口绿豆汤吃。”满船人都不肯。他说道：“我自家要吃，我死了也无怨！”众人没奈何，只得拢了岸，买些绿豆来煮了一碗汤，与他吃过。肚里响了一阵，痾出一抛大屎，登时就好了黄评：偏偏不死。扒进舱来谢了众人，睡下安息。养了两天，渐渐复元。到了安东，先住在黄客人家。黄客人替他买了一顶方巾，添了件把衣服，一双靴，穿着去拜董知县。董知县果然欢喜，当下留了酒饭，要留在衙门里面住。牛浦道：“晚生有个亲戚在贵治，还是住在他那里便意些。天二评：不肯住署者，恐露出马脚耳。亲戚二字，已逗招亲消息。董知县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先生住在令亲家，早晚常进来走走，我好请教。”牛浦辞了出来，黄客人见他果然同老爷相与，十分敬重。牛浦三日两日进衙门去走走天二评：三日两日进衙门不知如何敷衍，竟无破绽，盖董知县亦不过景兰江辈一流人。借着讲诗为名，顺便撞两处木钟[[19]](#footnote-19)，弄起几个钱来黄评：贼性不改。黄家又把第四个女儿招他做个女婿，在安东快活过日子。

不想董知县就升任去了，接任的是个姓向的知县，也是浙江人。交代时候，向知县问董知县可有甚么事托他，董知县道：“倒没甚么事，只有个做诗的朋友住在贵治，叫做牛布衣，老寅台青目一二，足感盛情。”向知县应诺了。董知县上京去，牛浦送在一百里外，到第三日才回家。浑家告诉他道：“昨日有个人来，说是你芜湖长房舅舅黄评：芜湖人最怕母舅，而长房舅舅尤重，故以此吓牛浦。路过在这里看你，我留他吃了个饭去了；他说下半年回来，再来看你。”牛浦心里疑惑：“并没有这个舅舅天二评：要疑心到卜家两个舅舅。不知是那一个？且等他下半年来再处。”

董知县一路到了京师，在吏部投了文，次日过堂掣签[[20]](#footnote-20)。这时冯琢庵已中了进士，散了[[21]](#footnote-21)部属，寓处就在吏部门口不远，董知县先到他寓处来拜，冯主事迎着坐下，叙了寒温。董知县只说得一句：“贵友牛布衣在芜湖甘露庵里，……”不曾说这一番交情，也不曾说到安东县曾会着的一番话，只见长班进来跪着禀道：“部里大人升堂了。齐评：京师人海扰扰之中往往有此等事。天二评：又用范进、张静斋、严老大在高要关帝庙笔法。董知县连忙辞别了去，到部就掣了一个贵州知州的签，匆匆束装赴任去了，不曾再会冯主事。

冯主事过了几时，打发一个家人寄家书回去，又拿出十两银子来，问那家人道：“你可认得那牛布衣牛相公家？”家人道：“小的认得。”冯主事道：“这是十两银子，你带回去送与牛相公的夫人牛奶奶，说他的丈夫现在芜湖甘露庵里，寄个的信与他黄评：“的”是“的”了。不可有误。这银子说是我带与牛奶奶盘缠的天二评：冯琢庵友谊不薄。”管家领了主命，回家见了主母，办理家务事毕，便走到一个僻巷内，一扇篱笆门关着。管家走到门口，只见一个小儿开门出来，手里拿了一个筲箕出去买米。管家向他说是京里冯老爷差来的，小儿领他进去站在客坐内，小儿就走进去了；又走了出来问道：“你有甚说话？”管家问那小儿道：“牛奶奶是你甚么人？”那小儿道：“是大姑娘。”管家把这十两银子递在他手里，说道：“这银子是我家老爷带与牛奶奶盘缠的，说你家牛相公现在芜湖甘露庵内，寄个的信与你，免得悬望。”小儿请他坐着，把银子接了进去。管家看见中间悬着一轴稀破的古画，两边贴了许多的斗方，六张破丢不落的竹椅黄评：写贫士人家，一丝不错。天井里一个土台子，台子上一架藤花，藤花旁边就是篱笆门天二评：写出寒士家荒凉之状。坐了一会，只见那小儿捧出一杯茶来，手里又拿了一个包子，包了二钱银子，递与他道：“我家大姑说：‘有劳你，这个送给你买茶吃。到家拜上太太，到京拜上老爷，多谢，说的话我知道了。’”管家承谢过，去了。

牛奶奶接着这个银子，心里凄惶起来，说：“他恁大年纪，只管在外头黄评：只管在外，不过为结交老爷。又没个儿女，怎生是好？我不如趁着这几两银子，走到芜湖去寻他回来，也是一场事！”主意已定，把这两间破房子锁了，交与邻居看守，自己带了侄子，搭船一路来到芜湖。找到浮桥口甘露庵，两扇门掩着，推开进去，韦驮菩萨面前，香炉烛台都没有了；又走进去，大殿上槅子倒的七横八竖，天井里一个老道人坐着缝衣裳，问着他，只打手势，原来又哑又聋。问他这里面可有一个牛布衣，他拿手指着前头一间屋里，牛奶奶带着侄子复身走出来，见韦驮菩萨旁边一间屋，又没有门，走了进去，屋里停着一具大棺材，面前放着一张三只腿的桌子，歪在半边黄评：写来何其逼似。棺材上头的魂幡也不见了，只剩了一根棍天二评：鬼气逼人。棺材贴头上有字，又被那屋上没有瓦，雨淋下来，把字迹都剥落了，只有“大明”两字，第三字只得一横黄评：更妙。牛奶奶走到这里，不觉心惊肉颤，那寒毛根根都竖起来齐评：骨肉惊心，真是如此。黄评：确有此理此景。又走进去问那道人道：“牛布衣莫不是死了？”道人把手摇两摇，指着门外。他侄子道：“他说姑爷不曾死，又到别处去了。黄评：侄子以意度之，孰知大误。牛奶奶又走到庵外，沿街细问，人都说不听见他死天二评：牛布衣之死邻居帮同成殓，何以无人知？盖邻居初不知牛布衣姓名，其後牛浦始有贴条冒认，则未闻其死也。一直问到吉祥寺郭铁笔店里黄评：仍用郭铁笔作引线。郭铁笔道：“他么？而今到安东董老爷任上去了。天二评：偏偏有个活对证。牛奶奶此番得着实信，立意往安东去寻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错中有错，无端更起波澜；人外求人，有意做成交结。不知牛奶奶曾到安东去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干烘茶——梗子和末子搀起来卖的粗茶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透糖——冰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梅豆——作为小食出售的熟黄豆。用糖、梅子、红曲搀和着煮成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摭（zhì）——本来是拾取的意思，这里当“摘”字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书童——被价买的同婢女一样没有身权的幼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司上——这里指盐运使司衙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辛俸——薪俸。就是薪水、工钱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带小货——商店伙计用自己的钱，私贩与本店所售相同的货物，叫做“带小货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弄窝子——“窝子”指“窝单”，是盐商所执的专利运盐的凭照，可以出租或转卖；“弄窝子”就是租顶别人的窝单经营牟利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做朝（zhāo）——婚后第三日，新妇见家属，分大小，俗称“做朝”；这里说的是女家的人拣做朝这一日上门会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——敷衍，遮掩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“雪虾蟆”——出产在西北雪山地带的一种形似虾蟆遍身有金线纹的生物。中医用以入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冬虫夏草——一种昆虫类寄生的菌类植物，出产在西南各省，可以入药，可以做菜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草上飞——一种小型快船的名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埠头——船行（hánɡ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亮着——晾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金字寿文——用泥金写在大幅红纸上的祝寿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下店——分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撞木钟——这里是指暗地里揽说人情而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掣签——签上注明省分，抽出哪省就分发到哪省去，是清朝规定由吏部执行的铨官手续之一。具备一定条件，也可以自己指定省分，叫做“指分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散（sán）了——考过了“散馆”，分派了职务的意思。清制：凡进士选进翰林院充庶吉士的，学习满期后要受一次授职考试，名为“散馆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